



王树梁 〇 著

华夏出版社

黄河之滨

作者：王树梁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之滨/王树梁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ISBN 7-5080-2147-9

I. 黄…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34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1 印张 276 千字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去担承

.....

——摘自《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目 录

1	第一章
10	第二章
19	第三章
28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9	第六章
60	第七章
70	第八章
80	第九章
90	第十章
101	第十一章
113	第十二章
124	第十三章

134	第十四章
146	第十五章
156	第十六章
166	第十七章
178	第十八章
189	第十九章
199	第二十章
208	第二十一章
217	第二十二章
227	第二十三章
238	第二十四章
249	第二十五章
260	第二十六章
271	第二十七章
282	第二十八章
293	第二十九章
303	第三十章
312	第三十一章
323	第三十二章
335	第三十三章
342	书后短语

第一章

这里所讲的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位于晋西北地区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故事。

晋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土地瘠薄，老百姓终年辛劳却仍缺吃少穿。八路军在此开创抗日根据地后，盘踞在晋西北的阎锡山顽固派的军队，不但不与日寇作战，反而经常在根据地捣乱破坏。1939年12月顽固派的军队竟然发展到大搞摩擦，最终被八路军赶跑。但是顽固派并不甘心，仍然指使潜藏的特务继续搞破坏。因而，更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

日寇在频繁“扫荡”中，不仅实施灭绝人性



的“三光”政策，近来又在战术上出新招，对我根据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远距离奔袭，即所谓“牛刀子战术”。

八路军为坚持持久战，发扬在战争中办学校培养干部的光荣传统，抗日军政大学于1939年离开延安到敌后办学，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抗日军政大学的分校。晋西北地区建立了抗大第七分校。抗大第七分校是以120师教导团为基础，于1941年纪念抗战四周年之际成立的。

学员由各部队选送，大都是抗战后入伍的，也有部分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一般都是现职干部，也有少量的具有培养前途的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小鬼”。学习的内容是军事、政治、文化三方面。军事上进行队列教练，技术战术教育，革命军人的举止和杀敌本领；政治思想上通过传统教育，形势教育，从而武装头脑；学习语文、数学等提高文化知识水准。学制长短不定。战争环境，没有固定校址，驻在老百姓家里，如发生情况就得转移。为减轻群众负担，学校全靠学员背粮背炭，解决吃饭问题。遇到敌人“扫荡”就要与敌人周旋，所以，用来学习的时间并不多。正因为这样，学员们格外珍惜学习时间并自觉地加倍努力学习。

入冬以前，学校避开平川大路转移到了一条比较隐蔽的出产煤炭的大山沟里。为了作过冬的准备，连日来，学员们有的上山拾柴草，有的到路上捡碎煤，也有的自己动手挖煤，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拾柴草的，因为人多、柴少，需要越走越远才能拾到；捡煤的，因为人多了也都捡不到多少；挖煤，虽然到处是黑土，可挖出真正的好煤也不那么容易。

九班的学员，连日来上山拾柴草，柴草拾了一大堆，却经不住烧。上缴伙房的任务已完成，但班里过冬取暖用柴还差得比较多。面对柴草越来越不好打的情况，大家便议论起来：有的说别人不怕走得远我们也不怕，到远处去打；有的说驻在出煤的地方没有煤烧



才是怪事，干脆去沟里捡碎煤；有的说与其去捡碎煤，还不如干脆自己动手挖。大家热烈讨论的结果，是主张挖的占了多数。班长楚英才和副班长郝志诚一合计，认为可以试试。

“好！挖！”楚英才敢下这个决心的根据是，他早就发现沟底小河旁，有一处经雨水冲刷裸露在外的灰黑的石头极像煤，用不着挖多深就能挖出煤来。

“不要怕挖不出，我肯定能够成功！”最早提出倡议的计恒瑞见有的同志还没有表态，一个劲儿地鼓劲，并积极张罗。

“不管别的班怎么样，咱们干咱们的！”他们这个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怕出力流汗，什么事既干就要干好，而且心齐，总是拧成一股绳，说干就干。班长一声令下，大家扛着锹镐兴高采烈地直奔预定地点。

楚英才在那贴近地面的裸露的灰黑色石壁上，比划着开挖的具体位置，征求大家意见，“你们看，这儿挖怎样？”同志们齐声表示：“行，就在这儿挖！”

刨了几镐以后，楚英才捡起一块乌黑的石块，掂量着比较轻，高兴地说：“我看有门，你们来瞧瞧。”

大家传看着，“是煤！”“没有错！”大家劲头更足，挖得更欢了。最为高兴的自然还是计恒瑞，他撸着胳膊说：“守着煤怎么能没有煤烧。”

郝志诚高兴地说：“要真是煤，咱们一个班烧不了，还可以支援队部……”

“那就太谢谢啦，我正愁劳力不够，得请人帮助哩。”队部通信员刘飞听说九班要动手挖煤，好奇地赶来了，见确实出煤在望，高兴得把话接过来。

楚英才乐乐呵呵，边擦汗，边爽快地说：“没有问题，只要能挖出来，你往回背就是了。”

越往里挖颜色越深，挖进不到两米便出现了真正的煤。



“可以肯定是煤！不信拿去烧一烧。”计恒瑞异常兴奋地说。

挖煤成功带来的欢乐气氛，很快便被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冲散了。一个手托水烟袋的老汉出现在挖煤现场，气势汹汹地说：“你们八路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挖我家的煤？”

计恒瑞第一个站出来：“怎么能说挖了你家的煤呢？”

老乡指着隔河沟相望的一块地说：“那块地是我家的……”

计恒瑞便认真地同他讲理：“你那块地离这里少说也有两三丈远，再说还隔着这条小河沟，我们挖的是这边山坡的山脚……”

老汉根本不听，仍然一口咬定这里产权属于他，“甭管怎么说，再没有比我家的地离这里更近的了。”

楚英才和郝志诚觉得这个问题说也说不清，也没有必要非弄清楚不可，便不再挖了，用石块及渣土把洞口填实，问题就算解决了。

大家正为此事感到憋气之时，往回运煤的队部通信员刘飞回来了，倒背着手站在圈外说：“我早就觉得在这里挖不合适……”

郝志诚看他摆出原则性多强的架势，很是生气，当下就顶了他一句：“不在这儿挖有煤烧吗？这会儿你说这话了。”噎得他脸红脖子粗不再出声。

但是，事情并未完结，党小组长郝志诚当晚向指导员汇报时，却挨了批评：“有的同志提出不应在那儿挖，你们还听不进去……”不难看出，定是有某人作了歪曲事实的反映。

不管怎样，有了煤，过冬取暖就有了保障。紧接着大家琢磨砌个什么样的炉子。

楚英才才是班长，他琢磨着最好是利用屋里现有的旧锅灶，这样既省事又免得房东有意见。他与计恒瑞边砌边研究，砌成以后，点火一试，烟道不畅，倒灌了满屋子烟，呛得人受不了。原因是炉膛高，烟道不合适。于是，他们拆了又重砌。烟不再往屋里灌，抽劲



挺大,发出呼呼的响声,好像是在为获得成功而喝彩。房东进来,见没有破坏旧炉灶格外高兴,还提来一把铁壶让烧水用。

解决了取暖问题,给大家带来极大的喜悦,今年学习就省得挨冻了。开会、做作业暖暖和和,出操上课回来一进屋暖气扑面而来,那真叫高兴。

下午,室外山风呼啸,室内温暖如春。大家讨论晋绥军区参谋长兼七分校校长周士第同志所作的报告,发言格外热烈。就在讨论到我们必须警惕敌人对我军事目标采取远距离奔袭,即实施所谓“牛刀子战术”之际,大家认为驻在这条沟里一旦成为敌人奔袭的目标,是很危险的。自然会联想到转移的问题,一转移,过冬的准备就白忙了,心中总有些不愉快。就在这时,屋门忽然被推开,冷风呼呼地灌进来。队部通信员刘飞出现了,鼻腔捏调地说:

“唉呀!真暖和!还是你们班有能人,想挖煤就能挖出煤来,没有炉灶自己能砌。”

“能人后面有更能的人。你有火烤,他背后有冷风。”计恒瑞冷冷地说。

刘飞咀嚼着他的话味道不对,立刻提出质问:

“姓计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意见就直说,何必这样!为人要光明正大。”

“对!为人本来就应该光明正大,可有的人就好背地里捣鬼,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谁背后捣鬼?”刘飞趋前一步,指着计恒瑞问。

“自己做的事,自己还不知道!”计恒瑞怒视着他。

楚英才给计恒瑞使眼色不让他再说,转过脸问刘飞:“有什么事?”

刘飞仍然不肯罢休,盛气凌人地说:“我非问问他倒底是谁捣了什么鬼不可,别以为我姓刘的好欺负!”

计恒瑞毫不示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别那么盛气凌人!”



刘飞更来劲了，喷着唾沫星子说：“你如果对我有意见用不着旁敲侧击，要是队部有什么意见你就端出来！”

面对剑拔弩张之势，楚英才制止说：“算啦！算啦！纯粹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何必要扯上队部。有什么事快说吧！”

刘飞怒气未消，一边从衣兜里掏东西，一边嘴里不停地嘟嘟哝哝，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展开一片纸，念道：

通知：第一、各班准备背粮、背煤的东西；

第二、晚饭后各班班长到队部开会。队部。

楚英才问一句：“背粮背煤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准备吗？”

“对内容解释不是我的事，你去开会就知道了。”刘飞瞪着眼珠子转身走了出去。

“你看他那德性！”计恒瑞望着他的背影骂道。

“说话还是要注意点，让他听到又得吵。”楚英才既是告诉计恒瑞，又是提醒大家。

郝志诚也说：“他回去还不知怎么说呢，弄不好又会产生误解。”

刚才讨论时的热烈气氛不见了，被《通知》弄得如同笼罩了一层迷雾。

全班年龄最小的同学石森，问楚英才：“班长，你估计咱们这火炉会不会白砌了？”

石森两年前入学时是个十二岁的小宣传员，他天真活泼，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很认真，深得同学们喜欢，大家常常跟他开玩笑，而且偏偏称他为老石。他呢，也很乐于接受，久而久之，带上“老”字就成了人们跟他说话的习惯。

“老石，你这话是从何说起？”为人诚实憨厚的大个子秦振中，不等班长回答，先搭了言。

“别插嘴！听班长说。”石森也斜着眼，摆了摆手，小大人似地说。他一向对班长很尊重很友好，十分依赖。他觉得班长不但工



作有经验,办事稳重,而且头脑敏锐,分析判断能力强,遇到自己疑惑的问题,总想问问他是什么看法。

“我也跟大家一样,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楚英才笑笑说。

“你给咱们分析分析,快!”石森焦急地央求说。

楚英才推不过,只好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估计,兴许是要转移,你想,要是准备去背粮的话,为什么还要准备背煤的东西呢?如果既准备背粮又准备背煤不是转移是什么?到底是干什么,等开了会就知道了。”

“唉呀,刚做好了过冬的准备……”秦振中咂咂嘴说。

石森说:“今天早晨,我看到队长、指导员去校部了,就觉着可能有什么重要事情……”

这一说,情况似乎更清楚了,反映也更集中了,大家都觉得转移是肯定的。

“我还说今年冬天在这儿过可好,生着火炉,屋里暖暖和和的,学习起来省得冻手冻脚的了。要是真转移,那可就……”

……

楚英才见同志们缺乏行动的思想准备,便解释说:“虽说转移的事只是猜测,但是我们思想上还是应该有点准备才好。刚才在讨论《报告》时不是说到了,咱们现在驻的这个地方虽说离开了大路,也算比较隐蔽,但是如果成为了敌人的奔袭目标,安全就没有多大保障。我们的任务是学习,有个稳定安全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暖和的房屋当然也需要,但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

郝志诚也说:“就是。如果有遭奔袭的可能,那就是采取主动为好,省得临时抓瞎措手不及。”

石森加重语气说:“那可不是光抓瞎措手不及的问题哟!”

计恒瑞向他耍个鬼脸,“‘牛刀子’可不是好玩的!”

石森问楚英才:“真要转移,咱们这煤怎么办?”

秦振中接过来:“这用不着你发愁,我有办法。”



“大个子！我倒想听听你的办法。”

“那我就跟你说，留给房东就是了！”

石森梗着脖子，斜了他两眼，没有说话。但大家好像看透了他想说什么，都会心地笑了。

秦振中说：“老石你别以为这不是办法，军民一家人，总不能说我把煤卖给你吧，老乡，你给我多少钱？”

“大实话！”计恒瑞说。

“大大的废话！”石森说：“当然不能要钱了，煤虽说是我们挖的，但是决不能用来赚钱。”

郝志诚想到有人反映，这几天石森拉肚子，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行军？便直截了当地问他：“老石，你拉肚子好了没有？”石森立刻意识到副班长是担心他掉队，很干脆地说：“我跟本没有拉肚子。”不等副班长表态，秦振中发出了质问：

“我说老石，你可要坦白的，真的没有拉过肚子？”

“你算啦老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干脆我替你说了吧，又是你还小，你一步顶不了我半步……身体又不壮……”石森摆出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说话一定要考虑考虑，别人能代替我经受锻炼吗？”

“经受锻炼也不能不顾身体情况吧！”郝志诚把话接了过来，“该照顾了也应该照顾。”

“你不是也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言行要一致。”这是计恒瑞的声音。

石森见又出来一个反对派，赶紧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教员讲‘整顿三风’时提到瞎子摸象的故事还没有多久，可有的人忘了，照样主观主义地看问题。刚入学那会儿，我的确是年纪小，个子也小，身体也不壮。过了快两年了，经过劳动锻炼，还能老说年纪小，个子小，身体弱吗？”

秦振中嘿嘿乐着说：“那你也不能不承认个子小、腿短……你拿喝凉水证明不了身体壮！”



石森想到,自己确曾有过由于不顾身体的实际可能性,硬坚持多背,还没有走了一半路程,就背不动了的教训。便不再争辩,拉起另一个也是属于小号的同学说:“走,咱们去担水吧。”

他们走出去后,楚英才对大家说:“大家对石森都很关心,这当然很好。他的上进心很强,从来不甘落后。如果他坚持要多背,劝阻不了就让他背,路上背不动了没有什么关系,身体好的同志替他捎上点儿也就行了。”

班长和副班长的模范作用人所共知,帮助身体弱的同志是经常的。大家立刻响应:“对,今后咱们大家都注意分担一点……”

队部的会按时召开,内容正是布置转移的事。

会后楚英才向班里传达时说:“上级决定咱们学校向黄河边上转移,咱们队驻紧靠黄河的边渡口村。敌人冬季大‘扫荡’还没有马上开始的征候,但是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转移到黄河边上去,从环境稳定、安全考虑要好得多,过河也方便,所差的是离煤窑远,增加了背煤炭的困难。不过,校领导考虑可以另想想办法……比方说,利用黄河水运……”

这个问题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要是那样可就好了,如果再利用黄河运粮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既能运煤,运粮应该说也没有问题吧?”

“不,运粮得首先考虑上游产粮不产粮?过去我们部队在那一带活动过,产粮是不多的。”

……

“现在就不议论了。”楚英才瞅瞅郝志诚,让他说说。

郝志诚当下就宣布了分工,谁准备背煤,谁准备背粮。大家都没有意见。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愉快,没有人再惦念已经准备好的那些过冬的煤炭。

第二章

黄河像条奔腾咆哮的巨龙穿过晋陕大裂谷，一泻千里，奔向大海。在它的东岸有一个较大的村庄，就像一片鳞贴着龙身。

这里居住着七八十户人家，本来有几家店铺，由于战争的原因，已不复存在。每旬有两个集日，过去在当街的一个小广场起集，因为躲避日寇轰炸扫射，迁到村外去了。附近虽然村庄稀疏，但是赶上集日，远近的人也能汇集不少，显得热热闹闹。

这里不靠近大道，也不是多大的渡口，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成了敌后各根据地去延安的通道之一，所以边渡口村的名字，也被进出陕甘宁的人们带到了四面八方，而且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每逢日寇大规模“扫荡”来



临,我后方机关、学校常常从这里渡黄河,更显出它地位的重要。

这里的人们世代生活在黄河的震颤和浪涛怒吼的烦扰之中,长年吃的是含着泥沙的河水,却没有人抱怨,倒是生活得安然自在。

今天是集日,风和日丽,暖融融,赶集的人特别多,熙熙攘攘。集场位于一条山沟的沟口,从塬上下来的公路由这里穿过。这条路大概修成后没有通过车,年久失修,即使有车也无法通行,如今成了集贸活动的中心。集市上投入交易的大都是当地人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如:红枣、红辣椒、萝卜、圆白菜、粉条、烟叶、粮食、家禽、家畜等,也有些出自小作坊的香、纸之类的东西。此外,还有些现做现卖的熟食小摊,烟雾缭绕,香味四溢。“吃糕喝汤!”“羊肉萝卜扁食!”“油炸豆腐滚汤!”……叫卖声此起彼落,招徕顾客。

家住村北头的柳寡妇,收拾完锅碗瓢盆,拿把笤帚把身上打扫一遍,用块黑布把头包好,嘱咐过女儿彩凤不要出去,肩上扛着多半布袋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的青豆,胳膊上挎个篮子,满脸堆着笑容来到集上。由于她的青豆个大粒圆,没有讨价还价,很快就出手了。她把空布袋折好放入篮子,然后直奔羊肉摊。她正弯腰提起一只羊腿翻过来倒过去地细看,挑选称心如意的羊肉,忽听身后有人喊她:

“大姐!怎么,要买肉吗?今个是啥日子,又不是过年……”

说话的人名叫贝耀祖,看上去四十左右年纪,瘦瘦的脸膛儿,灰白的肤色,满嘴黑黄的牙齿,稀疏的八字胡须全无光泽。头戴边沿绒毛已磨掉的火车头皮棉帽,身穿罩着青市布大褂的薄棉袍,裤腿缠着窄窄的带子,脚蹬被虫蛀了几个小洞的礼服呢千层底棉鞋,白粗布袜子盖住脚面。他手托铜水烟袋,弯曲的细小烟嘴衔在嘴上,另一只手拿根冒着青烟的乌木筷子般粗细的黑香,略带沙哑的语音一落,又咕嘟咕嘟地吸起烟来。

柳寡妇回过头来,笑模笑样地先喊了声“大兄弟!”然后放下手